





#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

〔美〕丁乃通 著  
孟慧英  
董晓萍 译  
李 扬

---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原书由芬兰科学院一九七八年于赫尔辛基出版)

##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Zhongguo Minjian Gushi Leixing Suoyin

〔美〕丁乃通 著

孟慧英

董晓萍 译

李 扬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2,000 开本：787×1092 1/28 印张：9 插页：2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

---

责任编辑：徐永之

责任校对：马玉德

封面设计：耿志远

---

统一书号：10158·726

定价：0.86 元

#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译本序

乌丙安

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的名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中译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国民间文学界的一件喜事，也是一件新事。喜的是我国民间文学界渴望阅读的了先生的新作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新的是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新的开拓作用。

丁教授现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任教，同时也是美国民俗学会和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会员。他多次参加国际民俗学学术会议，并在会内会外严词批驳过某些学者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恶意诽谤，批评指正过一些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偏见，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精神。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丁先生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偕夫人许丽霞曾来我国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和访问。期间，他以《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方法》、《心理分析学派、效用学派》、《结构学派》、《伟大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及其重要意义》为题，先后做了四次学术报告，给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讲学访问中，还以《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为专题，与我国学者举行了有意义的座谈，彼此增强了友谊，加

深了了解，交流了学术研究经验。丁先生的代表著作除《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最有国际影响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将给我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扩展开一条国际对话的新途径。

对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早自上个世纪的下半期便在欧洲开始了。这种研究活动的广泛展开大约进行到本世纪初才形成了科学体系。对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不是偶然的或什么人臆造出来的；相反，恰是民间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被采集后发现同类型故事踪迹的必然结果。在每个民族中流传的故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国际性甚至全世界性，我国民间故事也不例外。本世纪以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在国际间形成热潮，对各民族、各地区、各国之间同类型民间故事的对比、分析、归纳，给研究民间故事的流变和形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依据。甚至对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交流也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一九一〇年，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安·阿·阿尔奈（1867—1925）刊行了《故事类型索引》，为故事类型研究创立了国际通用分类法，把民间故事分做动物故事、普通故事、笑话三大部分，再分门别类，统一编码，1号至299号为动物故事；300号到1199号为普通故事；1200号到1999号为笑话。阿尔奈把他掌握的故事资料归纳了540个类型，分别编入相应型号形成索引，其余一千多个型号，留待发现更多故事资料后再行补编。在阿氏奠定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美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斯蒂斯·汤普森（1885— ）出版了《民间故事

类型索引》，对阿尔奈的索引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成为当代国际通用的较好的索引。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汤普森根据各国发掘的新资料不断进行增订，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使故事类型索引更加详实了。汤普森以其卓越的成就受到国际学人的推崇，把他与类型索引体系的奠基人阿尔奈并列，通称他们的类型索引编排方法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简称为“AT分类法”。

AT分类法对世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无疑地是有重要价值的。但是，不能不指出AT分类的索引，主要是根据欧洲、西亚等国家各民族的大量故事资料概括的，对民间故事十分丰富而活跃的亚、非、拉等地区的许多资料，缺乏搜集和研究，使AT索引仍不够完整。尽管如此，这种索引的国际通用地位已经确立，仍是当代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研究工具书。由AT分类掀起的故事类型研究热潮，几乎在国际上风行了半个世纪。

我国民间故事与传说的丰富资源，举世注目。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国学者便进行了许多介绍和建立故事类型索引的工作。一九二八年，钟敬文、杨成志二位先生合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一九三一年，钟敬文先生在《中国的地方传说》（《开展月刊》十、十一合刊）中，对中国民间传说的类型做了初探，并提出编写《中国地方传说型范》的设想。同时期，钟先生还发表了《中国民间谭型式》，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编排做了极其难得的开拓工作，给半个世纪后的当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做出了科学的先导。

三十年代末，爱本哈德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在

芬兰出版，其中共概括出 215 种类型，成为以后欧美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主要工具书。随着我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我国民间故事资料的广泛搜集与整理，爱本哈德所编类型已明显地显示出它的局限。一九七八年，丁乃通教授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由芬兰科学院在赫尔辛基出版，成为当代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最新最全的工具书。

丁乃通的这本书与爱本哈德的类型不同，他完全以 AT 索引为标准，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统一编码，首次把中国民间故事纳入国际类型，为世界学者研究我国民间故事提供了方便。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这本索引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文革”前的绝大多数民间故事资料，这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不仅是科学首创，更是难能可贵的。这部索引对外国某些对我国抱有偏见的学者，毫无疑问是一种有益的引导。

这本书的英文原本据了解在我国目前不超过两本，或者还有复印本流传，在我国民间文学界被视为珍本。去年春，一位日本朋友来沈阳访问我时，惠赠了两本英文版书籍，一本是爱本哈德著的《中国岁时节令》，另一本正是丁乃通编著的这本《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后来，把这本书列入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引起了研究生的极大兴趣，他们在我校任教的两位美国专家帮助下，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便译出了第一稿。此后的几个月里，又进行了仔细校阅、核对、学术性鉴定，终于完成了现在的定稿。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闻讯，一致要求迅速公开出版此书，以满足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急需。我相信，本书中译本的出

版，对开创我国民间文学工作新局面，将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名青年译者：孟慧英、董晓萍、李扬，是八二届攻读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们的专业英语水平经过考核成绩优良，在翻译本书过程中，他们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他们不仅刻苦攻关，几次都通宵达旦译写、核校，而且多次查阅中文资料、德法语词典等，力求准确完成翻译工作。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攻读专业阶段，专业水平与译文能力终是有限的，缺点和失误肯定会有的，望学者、专家和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同志们指点、批评。

最后，敬告读者，在参阅这本类型索引之前，最好先读一九八二年《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那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魁立同志撰写的《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一文。这篇论文系统、全面地评价了世界各国的故事类型索引，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系列有意义有价值的科学见解，对我国读者研读丁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应当说是一篇十分精采的导言。

一九八三年元宵节 于沈阳



## 译 者 的 话

当代世界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博士根据国际通用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AT分类法），对中国的民间故事进行编排分类，完成了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类型研究的工具书。它对于研究中国民间故事产生的年代、地区、传播途径等，对于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民间故事的综合比较研究，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这种母题、类型或型的分类方法，是民间故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本世纪以来，它在欧美学术界颇为盛行，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如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国民间文学界老前辈钟敬文、杨成志两位先生就曾翻译出版了英国班恩女士著《民俗学概论》中的附录《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对国内民间文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翻译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也正是为了借鉴参考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我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现将书中有关问题简略说明如下：

①该书的类型是作者按国际类型对中国民间故事所做的型式分类，因此凡书中缺少的型号，即标明中国民间故事资料暂缺这种国际类型。

②在部分故事类型前面，我们依据故事的内容加上了符合中国习惯的标题，如888C\* “孟姜女”（原文是“忠诚的妻为死去的夫报仇”）。

③每个故事类型后附一篇例。原著篇例较多，考虑到其中多属国外资料，查阅不便，从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只选了一个解放后出版的、读者查阅方便的书刊篇例，其余略去。有些故事类型后只附有解放前的、港台及国外的书刊篇例，也选译出一例备查。相同书刊的第一个篇例后都注有出版地和出版日期，并附篇例的总数目。

④篇例后括号内的 Ia, e 等字母，表示此例只有类型中的 Ia, e 部分。括号内的 333C+、+560 等表示此例是一复合类型，它的前面还加有 333C 型故事，后面还加有560型故事。相似类型的故事在同一型号后附大写的英文字母，如 313C。

⑤原文部分型号右上方的\*号，著者说明表示选择分析了此类型故事，\*\*号表示对此类型故事未进行分析但也列入了书目中。

⑥考虑到我国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实际需要，原文的附录部分已相应地编译进了正文的有关部分，其它部分从略。将来如专业研究工作者需要，待修订时增补。

我们是辽宁大学中文系本届攻读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结合专业学习，我们试译了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起初我们只计划把它作为自己专业学习的参考资料，后来因省内外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需要而决定公开出版。

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认为这部书对于我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有不方便之处，如某些类型的分类略嫌繁琐，对国际类型的概括内容难于把握或不大习惯等。在借鉴参考本书时，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注意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意义，注意对民间故事历史的、系统的考查研

究。

由于我们的专业水平和外语翻译能力都有限，译文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敬请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专家及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批评指正。

本书自始至终是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辽宁省分会副主席、我们的专业指导教师乌丙安副教授主持下编译成的。乌老师不仅在专业理论知识及方法方面进行了全面指导，而且还参照了日文版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资料核对了全部译稿，并为本书中译本撰写了序言。本书得以在我国公开出版，是与乌老师主持编译工作分不开的。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外文方面的疑难问题，经在辽宁大学担任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美国专家的指点，也得到了解决。对她们的帮助深表谢意。

最后，应当特别感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这本书才得以早日问世。

译者 孟慧英 董晓萍 李扬

一九八三年三月

## 前 言

对于民间故事研究者来说，谁都会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农村人口（他们既是民族传统的继承者，也是民间故事的传播者）占她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文学中很少记载关于农民讲故事的嗜好，也很少描写农民故事家们的才能。在人民共和国内，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必须同农民生活一段时间，这就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得到第一手材料。这里是两个成功的搜集者

故事的人也很随便，很自然，故事也会讲得格外生动。<sup>(2)</sup>

最经常遇到的工作对象，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几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歌唱……第三种情况，是会说故事的人被群众忽略了。……我们初到傅村研究说唱名单时，秦地女也在场。能讲故事的人大家只提出两个，我说：“太少啦！”秦地女赶上一句：

“不怕，这事还愁咧？我给你说！”……第四种情况，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已经被群众确定了，象是等待我们去发掘。如出名的民间艺人，歌手和说故事的等皆是。<sup>(3)</sup>

此二位作者所搜集的材料中大部分属神仙故事，所以可以指出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中民间故事占很大比例。在中国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都能证实，尽管（也许因为）他们生活单调乏味，但许多纯朴的农民同别的地区的人一样，喜欢讲故事，开玩笑。“无容置疑”，一个热情的民间故事研究者说“数不清的优秀的神仙故事，在汉族中间流传好多世纪，成为我们巨大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sup>(4)</sup>

中国故事没有充分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人们认为中国故事（如果它们完全是故事的话）该彻底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这种意见大概建筑在威尔海姆·格林的印欧理论上，这个理论在西方几乎流行了一个世纪，甚至受到一些汉学家的赞成和鼓励。可是

---

(2) 董均伦、江源：《石门开》（上海，1955）146页。

(3) 见《民间文学》1955，6 27—28页。

(4) 谭达先《民间文学散论》（广州，1959）27页。

西方民间文学研究者，为什么很少将下列这种种故事列入他们的索引之中？在研究中国的神仙故事中，这些学者们不是发现了许多魔鬼轶事，迷人的狐女的故事，出家人犯戒的故事吗？还有故事中常见的鸟儿唱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反映痛苦生活的歌；众口相传的方士儒生们的斯文癖好；从未失算的占卜家的预言，等等。（这些故事有的是被专家们故意排除掉的）这些故事同西方这类故事比较起来，不是很相似吗？另外民间文学研究者在印欧传统的故事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故事中已经观察到的神话、传说、故事的区别，难道在中国故事中就不存在吗？

这里我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也不想更多地证实中国的研究者是否注意到民间口头文学各种类型的区别。中国还没有个别故事的专有名词，这个事实，并不说明什么实质问题，因为那些真正熟悉农民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没有试图这样做。另外，还应考虑方言转变问题，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或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专有名词一定发生变化。<sup>(5)</sup>十分清楚，中国一些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已经充分注意到民间故事类型的区别。他们把神仙故事叫作童话，它是为孩子们而作的文学故事，是不能和其它类型相混淆的。早在一九二二年，冯飞（音译）在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中，把童话归到“神话故事”中，因为他在探讨中使用的材料包括神话和传说，在文章结尾处，他对此表示歉意，他原来

---

(5) 有位民间文学研究者认为“故事”即是吴语的“大头天话”。赵景深指出在四川“摆龙门阵”就是讲故事。

打算更多地写些研究文章。<sup>(6)</sup>在同一页上面，有篇写得很抽象的文章，它转载于很有声望的《晨报副镌》，它把民间故事分成神话、传说、故事和童话。这种分类强调故事成分，而不是它的特征，而且是纯粹的文学划分。毫无疑问，赵景深是中国优秀的学者之一，他写了一本《童话学 ABC》。在这本书中，他认为神话是严肃的故事，神仙故事是娱乐故事。<sup>(7)</sup>因治学严谨而受到人们敬重的林兰，在他出版的三十七本集子中选出一个册子，称它们作“童话”<sup>(8)</sup>从题目上看，它们几乎全是神仙故事，很少含有其它类型成分。<sup>(9)</sup>优秀的中国作者们显然观察到并重视了神话、传说、神仙故事的不同。例如，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研究者，关于神话与传说发表了许多文章。他们不仅掌握了神话与传说间的区别，而且没将它们与故事相混淆。在研究 Vataan Ami 的民间传说中，王松星（音译）在用词上把传说和故事区分开来，这使人们联想到传统的西方人的观点<sup>(10)</sup>。

有些优秀的中国民间故事搜集者的搜集是令人赞赏的。他们不仅没有混淆故事类型，而且就在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记录了它们。以至于埃德尔·M·费尔德抱怨道：“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不同，连雅利安语的翻译人员都要亲自经历一番返祖现象”。但她文章里所引证的例子都是传说，都是关于文学起源的推

(6) 《妇女杂志》8, 8:71(1922)。

(7) 赵景深《童话学ABC》(上海, 1928) 3页。

(8) 林兰: (15)(2)(33)(14)(16)(12)(36), 这些条目中有的 是轶事。

(9) 例如, 林兰(17)(18)(19)(35)(22)(24)。

(10) 《民族学研究所公报》14:126。

测。<sup>(11)</sup>她的《中国魔鬼故事》建筑在她广东汕头直接或间接听到的故事上面，其中包括中国现在仍然流传的几乎全部的神仙故事和笑话的类型，这些和他们的西方类型很相似。理查德·威尔海姆显然注意到这些类型。在他的《中国民间魔鬼故事》中，他称他所记载的故事百分之十是“保姆和儿童故事”<sup>(12)</sup> A·L·塞尔登从西藏为我们成功地搜集了一个纯粹的民间故事集。他排除了占优势的宗教文学，把资料搜集工作集中在“夜晚篝火旁，在高山上他们的黑色帐篷里”。<sup>(13)</sup>这种搜集经验，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中很有代表性。那些多年来积极从事搜集工作，或在中日战争前积极搜集民间故事的人们，在他们出版的书中，几乎都提到在一些亲属、学校教师，仆人等等人们中间搜集民间故事的事情。这些人在闲暇时，尤其是在乡村仲夏之夜，在自家庭院，讲述不少民间故事。许多近期资料搜集者也都谈到讲故事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也是很熟悉的。

“我收集民歌，谜语，民间故事的时机，多半是劳动人民生产的时候和劳动人民休息的时候（包括冬闲、喜庆节日）。比较起来还是后者好。因为冬闲和喜庆节日，都是劳动人民最快活的时候……同时他们也需要文化娱乐，需要说说古今（故事），说说笑话，或唱几句什么来开心。”<sup>(14)</sup>

(11) JAFI 8:185 (1895)。

(12) Richard Wilhelm: 《中国民间故事》(耶拿, 1919) 第2页。

(13) Albert L. Shelton: 《西藏民间故事》(纽约1925)。

(14) 《人民文学》1950年6月号第45页。



“她的故事又多半是童话……所以这些故事不见得是在很多人面前出现的。常常，在母亲守望着孩子的枕边，它们做了漫长的冬夜的来客。”<sup>(15)</sup>

“提起民间故事来，总能使人联想起许许多多乡村的景色来：夏天的晚上，……在平光光的场上，大伙在那闲谈，拉呱，……冬天，在热炕上，妇女们做着针线，说着话……”<sup>(16)</sup>

还有一些著名的中国搜集者，他们描写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面貌，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同一故事在各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一般民间故事，大体都是“非韵文”的。它的结构、语言、形象，常有一些传统表现方式，如：一定的组织法（穷人诚实得福，富人贪心倒霉之类）；共通反复使用之物（奇遇、宝物、助人的仙兽等等）；以及故事传统的习惯语法（“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九山九岭，九沟九弯”）……<sup>(17)</sup>

由上可见中国民间故事与流行于印欧和爱尔兰之间的故事，并无太大区分，它们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我们伟大的前辈之一瓦尔特·安德逊曾证实，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AT类型一致。曾经在西方研究者中占优势的错误印象，可能是由于把中国的神话、传说和轶事作为神仙故事加以介绍造成的（但中国动物故事和笑话并没被误解）。这个索引只包括神仙故事，排除其它口头文学形

---

(15) 《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第28页。

(16) 董均伦、江源《石门开》第146页。

(17) 《民间文学》1962年6月号第99页。